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

征文选

1949



1979

青海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和文艺献演领导小组编

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征文选目录

· 小 说 ·

- 棋高一着·····张 帆 (1)
- 搬家·····刘文琦 (18)
- 当好先行·····狄 升 (29)
- 鹰狼掌上·····钱佩衡 (67)
- 红心激浪·····江 鹰 (85)
- 我的邻居·····海 风 (95)
- 事故之后·····成 钢 (117)
- 比翼双飞·····王大成 (126)
- 速度问题·····冯文超 (140)
- 贡献·····宋友仁 (150)
- 标兵·····崇 焯 (169)
- 重睹芳华·····李 振 (183)
- 恨·····吴国强 (198)
- 开不败的花儿·····朱 奇 (212)
- 两个列车员·····程 枫 (222)

· 杂 文 ·

- 从淮海到松辽·····王 浩 (237)
- 向导·····高 澍、金荣章 (245)

毛袋子里的故事	王青槐 (255)
红柳	琴 泉 (264)
洛赛节	周 衍 (277)
龙羊风光	黄昌禄 (284)

• 电影文学剧本 •

一个戴眼镜推平头的人	赵梓雄 (28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棋高一着

张 帆

—

铁路机务段救援列车的宿营车里，有一群人围在那里看棋。常言道：“下棋的没有看棋的急。”你看，那些围观的人，急得不是跺脚叹气，就是拍腿摇头。然而，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说话，指点一下对弈的双方，因为对弈的一方郝庆吉，下棋前曾郑重宣布：“观战不言真君子，多嘴多舌是小人。”

郝庆吉，是铁路机务段救援列车上的索具工，对下象棋颇有一番研究，几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铁路分局象棋冠军的光荣称号。在机务段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对手，因此，他曾拍着胸自称是铁路机务段的“棋仙”。

可是，今天中午郝庆吉刚想来个午觉，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小老头蹬上了宿营车，指名道姓地要和郝庆吉比试两盘棋。郝庆吉斜着眼瞅着面前这位身穿工作服，身子骨瘦瘦巴巴，清癯的脸上布满了鱼尾纹，灰白的头发象顶灰毡帽盖在头上的小老头，二话没说，袖子一捋就摆开了战局……

“郝师傅，快拉车，不然……”一个胆大的小青年实在憋不住，提醒着郝庆吉。

“你懂个屁！没看见人家用的是‘七星会’！”郝庆吉狠狠瞪了小青年一眼，鼻尖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这时，他抬起头细瞅着对面的这位有五十多岁年纪，挺腰直背，稀疏而且长的灰眉毛下，两眼闪着饱蓄锐气的光芒的小老头。心中暗暗佩服：“他的棋可真是高我一着啊！”于是，郝庆吉掏出一合恒大牌的香烟，先扔给了对方一支，自己也点燃了一支。

谁知，对方把烟很客气地还给了郝庆吉，说：“我抽顿烟。”

“哈哈，抽顿烟就是每次饭后接着抽上二、三支，其它时间一口不抽。”

“将！”

郝庆吉忙低头一看，老头的这步棋着实厉害，他是将军抽车啊。郝庆吉无可奈何地拿起“帅”来。

突然，一只老虎钳子般的大手，从人们的头上伸了进来，把木棋盘一掀，“呼啦啦”，棋子儿在宿营车的地板上乱滚。接着，一声喊震得宿营车嗡嗡响：“我让你们还下！”

突然袭击把大伙都弄呆了。

郝庆吉抬头一看，掀棋盘的是救援列车上的大个子，有名的冲天炮性子的年青吊车司机阿天城。郝庆吉一点也不恼火，心里头还暗自高兴，多亏了这位冲天炮轰翻了棋盘，救了我的驾，要不然是非输给这位小老头不可。他高高翘起下巴颏，张开掉了两颗牙的嘴巴笑着开了腔：“是谁又把咱炸药包脾气的火捻子给点着了呀？”

“谁！你们也不看看，听听，报纸上登的，喇叭里说的，都是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的事。可咱们

这救援列车的几十号子人，成天坐着没事干，再不改变救援列车的这种局面，将来我们如何向后代人交待！”大个子气咻咻地说着，眉尖在印堂那儿往一块碰，脸颊上牙筋颤动，脸如同染上了朱砂，本来就有点鼓出的眼睛，现在更是凸暴暴的。

郝庆吉拿起桌子上的暖水瓶，往自己的保温杯里倒满了水，悠悠闲闲地说：“大个子的话，就没有一点辩证法了，谁不知道，咱们救援列车没事干，正说明了当前铁路运输的形势很好。‘四人帮’胡作非为的时候，咱们救援列车的人那有时间坐下来学习学习，更谈不上杀两盘象棋了，这儿的事还没抢救完，那儿又出了重大事故。如今能有这样的安然日子，那还不全托华主席的福啊。”说着，郝庆吉把手中的保温杯递到了大个子面前：“来，喝两口，压压火。”

大个子连看也没看一眼，大手一推，保温杯里的水泼了郝庆吉一身。

“阿天城”，那位挺腰直背一直坐在那儿静观细听的小老头，叫了一声大个子的名子，猛然站起来，走到大个子面前，用一双扑闪着腾腾热气的眼睛，上下打量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小伙子，拍着他的肩膀问道：“要改变救援列车目前的状况，按我们下棋人的话说，你有啥高一着的棋呢？”

听见一位陌生人叫自己的名子，大个子不由得一愣，继而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张纸，长吁了一口气说：“高一着的棋我没有，不过，我自己的下一步棋，就是把这早就写好的请调报告递给新到的救援车主任后，抬屁股就走。”

腰挺背直的小老头，从大个子手中接过那份请调报告，刚要打开来看，“柱他爹——，柱他爹——”随着一阵呼天喊地的唤声，一位园脸，穿一身干净衣裳，腰里系一个白围裙

的胖大嫂，急三火四地冲进了宿营车。

“哟！老不死的，你又下棋了是不是，那几十个木头疙瘩能当馍吃还是能顶汤喝，救援列车这清闲活可把你给惯懒了！”胖大嫂一把揪住郝庆吉的袖口：“给我回去！家里的铁炉子还没搪泥哩，眼看就下雪了，我看你成心是要把俺娘几个给冻死！”

郝庆吉，早以习惯了老婆子的这种指责，他高高翘起下巴颏，张开掉了两颗牙的嘴巴笑着道：“甭拽嘛，甭拽嘛。”

突然，胖大嫂发现了站在郝庆吉身后的小老头，她猛然甩开郝庆吉的袖口，双手一拍，格格地笑着大声说：“徐主任呀，你可不知道俺家这个懒货，见了棋盘就走不动路了，说是一天不杀上两盘腰杆疼，懒得胳膊窝里都快生蛆了，让他帮着干点活吧，他总是分派给孩子们去干，还厚着脸面说他这是培养孩子们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思想……”

“怎么，他就是新来的主任？”郝庆吉看着刚才和自己下棋的小老头诧异地问。

胖大嫂白了郝庆吉一眼，双手更使劲地一拍：“哎呀呀！弄了半天，你们还不认识新来的徐主任呀。徐主任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俺家，说是要走访老工人的家，一进门正赶上我打煤砖，他一边帮着我打煤砖，一边了解老郝的情况，徐主任可真是个火热心肠的人呀！”

郝庆吉急忙走到胖大嫂跟前，拽了一下她的衣襟，红着脸轻声悄语地央求说：“在新来的领导面前少张扬点。”

胖大嫂用指头在郝庆吉脑门上轻轻一点，格格地笑着说：“怎么，揭到了你的疼处了是不是？我还偏要说，不光是说给领导听，也让大伙知道知道。你常说，你老了，不图

别的，只图有清闲活混到退休算了。”说到这儿，胖大嫂双眉一跳，手指头都快点到郝庆吉的鼻梁上了：“你老个啥，昨天我才给你煮鸡蛋过了第四十八个生日。都象你，咱四个现代化还有日子实现吗？你不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，你不害臊，俺还害臊哩！”

郝庆吉见自己的老婆越劝越跳得高，蔫不悄地，往旁边一蹲，一句话也没敢顶。

为了给郝庆吉个台阶下，新来的主任，拍了一下郝庆吉的肩，故意把话岔开问道：“听说你这两颗牙……”

“那是让‘四人帮’给气掉的。前几年，机务段大事故三天两头不断，救援车每出动一次，国家的钱成万成万地白扔了，这样下去，咱中国还有个好吗？一上火我的牙就疼，没法，只好拔了。华主席把‘四人帮’给除了，机务段的事也就消灭了，救援列车的压力也没有了。眼下除了机械保养，同志们打打扑克，下下象棋也没有什么不好。”

新来的主任纹丝不动地用心听完了郝庆吉的话，只是微笑着，既没表示同意，也没有表示反对。

一听说这个干巴瘦的棋迷，就是新来的主任，大个子的脑袋轰地一声胀得磨盘大，一股对新来的主任的反感涌上了心头，他咬了咬嘴唇，一付不屑于看他的脸色，轻蔑地说：“棋迷碰上了棋仙，我看把咱救援列车改成俱乐部算了！”说着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救援列车的全体同志来得都比往日早。当人们走进救援列车学习室时，看见地板擦得干净，玻璃抹得锃亮，报纸在报架上摆得整整齐齐，书籍在书架上排成了行。

墙角的那个铁炉子，火苗儿在活蹦乱跳，整个屋子给人以清新、舒适和温暖的感觉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都是新来的主任干的。可是却不见新主任的人影。

这时候，大个子没精打采地走了进来。

“大个子，新来的主任呢？”郝庆吉问。

“昨晚上，他说他的行李还没托运到，硬要和我睡一张床盖一条被子不可。被窝里他象念小说一样给我讲了半夜救援列车工作是如何如何重要。等我一觉醒来，他早没影儿了。”说着，大个子挨着炉子边的凳子坐了下来。

“我去找他。”郝庆吉自告奋勇走出了学习室。

从宿营车、发电车、钳工车直找到炊事车，仍没见新来的主任，于是郝庆吉便亮开嗓门大声喊：“徐主任——徐主任——”

“在这儿。”

寻声望去，只见新来的主任，爬在足有五层楼高的吊车臂架上，左手抓一团油棉丝，右手拿一个长咀油壶，正往大钩滑轮上浇着油。细瞅瞅，吊车臂架亮得如同新涂了一层油漆。郝庆吉仰着头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一大早爬那样高？这点活只需你动一下嘴，让青年人去干就行了。快下来，大伙等着你组织学习哩。”

新来的主任，双手抓紧吊车臂架的钢梁，一步一步艰难地下来，用手背抹了一把鬓角的汗珠，又握住拳轻轻地捶打了几下腰部，清瘦的脸变白了，鼻孔一撮一撮地象吹哨儿一样。

“够受吧，岁数不饶人。这二年咱救援列车一次也没出动，一月浇一回油，二月擦擦车，保养保养就行了，用不着经常浇油擦车。”

“救援列车要是经常出动呢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，真要是有那么一天，我就提前退休。”
郝庆吉从新来的主任手中接过长油咀油壶说：“大伙在学习室等你哩。”

“今天学习时间，全体去参观。”

“参观？上那儿。”

“货场。”

郝庆吉不解地看着新来的主任，一只手使劲挠着后脑勺。

“铁路工人谁没见过货场，那儿又没有耍猴的，有啥好看！”不知啥时候站在吊车下的大个子气怏怏地道：“要去你们去，我没时间，我得去找人事科。”说着抬脚就走。

“站住。”

新来的主任的声音并不大，但是那样的威严和不可违抗。二个字象两只大钉子，把大个子钉在那里，挪不动脚步。

郝庆吉凑到大个子跟前，拽了一下大个子的衣角，使着脸色小声说：“到货场去看看，咱又短不了斤两，不妨看看新主任到底要下那着棋。

大个子故意提高嗓门，嘲讽地说：“也好，棋下腻了，生着法儿到外面游转游转，散散心，消消食，对身体也有好处！”

三

货场就在铁路机务段左首不远的地方。这个货场，是前不久才新开设的，开发柴达木所用的机械，设备和建设器材都在这儿卸货。货场里卸下来的货物堆得如同一座小山，汽车

的喇叭声、火车的汽笛声与装卸工人的劳动号子声汇成一片，更增添了这儿的战斗气氛。

新来的救援列车主任走在前，领着大家一边走一边看。郝庆吉紧跟在新主任的身后，嘴里还轻轻哼着豫剧《朝阳沟》，心不在焉地左顾右盼着。大个子耷拉着脑袋，胡思乱想地走在最后。

当来到一个大型平板车跟前，新主任的脚步停了下来，稀疏而且长的灰眉毛上好像挂满了心思，神态显得急促而不安。突然，他向身后的郝庆吉一伸手：“给我支烟。”

郝庆吉一边掏着烟，心里头直打鼓：“他说他抽顿烟是几十年的老习惯，今天怎么要特殊例外了？”

新主任接过郝庆吉递过来的烟和火柴，取出一支叨在嘴上，，两手颤抖着划着了火柴，然而却忘记了点烟，两眼直楞楞地瞅着那辆大型平板车，直到火柴烧疼了他的手指，才把火柴棍一扔，从嘴里把烟拿下来：“咱就在这儿参观参观。”

大型平板车上，装着一台很大的锅炉。这阵子正有好几辆汽车吊和几十个装卸工人正在起吊这台大锅炉。

一个头戴柳条帽的工人，走到新主任的跟前，熟悉而又十分客气地说：“又来了，老师傅？借个火。”

“还是卸不下来？”新主任把火柴递给戴柳条帽的人，两眉间的肌肉隆起个大疙瘩，两条稀疏而长的灰眉毛脱成了个“一”字。

戴柳条帽的人点着了烟，吸了一口，长出一口气，把烟吐了出来说：“这台大锅炉重六十多吨，按您老给我们出的主意，我们把几台汽车吊联合起来一起干，结果昨晚上鼓捣了一夜，这不，还是不成，真把人都要急死了。”

“这锅炉是那个单位的？”郝庆吉高高地翘着下巴，张开缺两颗牙的嘴巴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这是柴达木热电厂的大锅炉，电厂厂房都盖好了，就等着按装这个锅炉发电。可是目前又卸不下来，眼看着开发柴达木的工作被耽误，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急需要早日打开这个聚宝盆啊！”说着，戴柳条帽的人，一口接一口地狼劲抽着烟。

“叭嚓！”，大个子一脚把脚底下的一块小石头踢出去，碰在钢轨上粉碎了。他的脸绷得跟羊皮鼓一样紧，脖子上青筋象爬上去的蚯蚓，一付要和人吵架的样子，出口带着三分火地说：“人家急得火上房，咱在旁边看热闹，救援车的大吊车能吊七十多吨，在那儿闲放着！”

大个子的话一出口，来参观的人东一言，西一句，一窝蜂地“轰”开了。

“对呀，咱救援列车的大蒸汽吊，吊这个大锅炉没问题。”

“咱救援列车也要为开发柴达木贡献自己的力量！……”

新来的主任，一个大步迈到大个子面前，两手攥住大个子的手，使劲摔抖着。两眉间的肉疙瘩舒展开来，清癯的脸上，两只饱蓄锐气光芒的眼睛，亲昵地把大个子看了足有半分钟，回过头来对郝庆吉恳切地说：“老郝，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？”

“咱们救援列车的特殊性大家都知道，分局领导是不会批准的。”郝庆吉说话时下巴颏没有高高翘起，嘴巴张得连那两颗缺牙的豁豁也看不见。

“现在我就去找分局领导，老郝，你领着人回去准

备。”话音没落，新主任脚步迈得飞快，向铁路分局的方向走去。噌，噌，噌，他脚底兜起的沙土，迎风旋转，在周身缭绕。

大个子目送着新主任那瘦小的背影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郝庆吉这时也才明白新主任领着大伙来参观的用意，看来，新来的主任不仅仅是棋高一着哩！

四

“呜——”救援列车刺耳的警报声和职工的跑步声，划破了静谧的夜空，惊得铁路机务段院内大榆树上熟睡的喜鹊，拍打着膀子飞跑了。

在新来的主任还没拉响警报前，大个子就给吊车手把、转向齿轮等又浇了一遍油。他心里想，虽然我是要离开救援列车的人了，可是今晚上吊卸柴达木的大锅炉，我要好好出把力。又觉得，真要离开这新来的主任，心里头还真有点那个……。

一台墨绿色的内燃机车，开过来挂上了救援列车。这时候，郝庆吉连工作服也没穿，脚上趿拉着那双塑料底的青布鞋，蹒跚走来。

“柱他爹——，柱他爹——”胖大嫂一边追一边喊。列车开动了，胖大嫂一跺脚骂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，不拿手套我看你咋干活！”

郝庆吉蹬上了救援列车，连头也没回，嘴里悻悻地说：“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又不是去救援事故，临时干点活，没手套照样凑合。”

内燃机把救援列车拉到了货场。索具工郝庆吉围着平板

车上的大锅炉直转圈。原来这台大锅炉下半截方，上半截园，要想把它吊起来，就得爬到锅炉顶端，把钢丝绳绑紧。锅炉高上不去，郝庆吉干急想不出办法。

“来，踩在这儿上！”新来的主任把自己的手套塞到郝庆吉手中，往锅炉跟前一蹲，拍着自己的肩膀说。

郝庆吉看了看比自己瘦小的主任，站在那儿没有挪脚。

沉不住气的大个子，把头伸出蒸汽吊驾驶室窗户，跺着脚大声喊叫道：“哎呀，郝师傅你可真能磨蹭，搭个人梯还不是常有的事嘛，踩住肩膀快上！”

郝庆吉的脚踩在了新来的主任的肩膀上，新主任脸上的鱼网纹痉挛地猛往一块收缩，清瘦的脸变了颜色，浑身抖动起来。只见他憋住气一使劲，却没有能站起来。继而他两手卡住腰，咬紧牙，瞪大了眼，“嗨！”地一声吼，站了起来。

踩着新来的主任的肩膀，蹬上锅炉顶部的郝庆吉，只觉得寒风象一把把刀子，要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剥光，直往骨头缝里钻。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心里头抱怨起来：“这样下去，咱救援车就变成了机械装卸队了，跟着这样的主任，那岂不是淹死鬼喝水，一气也别想歇了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可真有些吃不消，回去就写个请调报告递上去。”他这样想着一迈步，“哧溜”一滑，惊叫一声，心想这一滑摔下去，伙食账就结了。突然，一只手拉住了郝庆吉，他定神一看，新主任也爬上了锅炉顶，一把拽住了自己。

郝庆吉动手想把钢丝绳绑在锅炉上，可是他一拽钢丝绳脚下就打滑，根本就站不稳。这时，新来的主任把两腿叉开，“来，你的脚顶住我的脚。”

郝庆吉心里明白，自己的脚顶住新主任的脚，就等于把

重量都集中到他的身上，锅炉顶上如此之滑，他可太危险了。可是，在新主任威严眼光的逼视下，他不得不顶住新主任的脚，使劲拽着钢丝绳。

拽着，拽着，郝庆吉发现从新主任手中移过来的钢丝绳，上面沾满了鲜血。原来新主任把手套给了自己，冰冷的钢丝绳，一接触到新主任的手，就粘掉了一层皮，是他手上的血把钢丝绳染红了。郝庆吉，停住手大声说：“手套，给你的手套！”

“少废话！”新主任锥子一样的眼睛，使郝庆吉没敢再吱声。

绑好了钢丝绳，新主任站在锅炉顶，从口袋里掏出哨子，两手打着手势大声命令道：“准备——起吊——”

大个子一双虎钳子般的大手，握住操纵杆，大声回答：“起吊好啦！”

随着蒸汽吊的“突突”声，大型锅炉被轻轻吊在了空中，转了个身又慢慢落在了一台有几十个轮子的大型平板汽车上。

新主任把手中的哨子一抛老高，大喊着“成功了，成功了！”那个高兴劲真象个孩子。

五

太阳出来了，救援列车被内燃机牵引着入了库。

留在家里值班的一位同志，拿着一封信给了大个子。大个子一看，是爸爸的来信，就急忙拆开，坐在驾驶室里看起来。

这时，一辆大卡车上，锣鼓宣天，彩旗飘飘，一溜风开到了救援列车跟前。从车上跳下几个人来，为首的就是那位

戴柳条帽的工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朵大红花，一把拉住新主任的手，一再感谢救援列车为开发柴达木争得了宝贵时间。同时还要送给那位不顾个人危险，把钢丝绳牢牢绑在锅炉顶端，鲜血都把钢绳染红的已经掉了两颗牙的老师傅一朵大红花……

不等戴柳条帽的人把话说完，新主任把郝庆吉推到戴柳条帽的人面前，带头鼓起掌来。

“不，不，你们搞错了，这朵花我不能戴……”郝庆吉连连摆手，说话也口吃起来。

早就挤在人堆里看热闹的胖大嫂，从戴柳条帽人的手中拿过大红花，戴在郝庆吉的胸前，手指在郝庆吉脑门上轻轻一点：“真是狗肉不上席！你不想光荣，俺还想光荣光荣哩。”

此景，逗得大伙拍着巴掌笑。

“同志们”，新来的救援车主任，两只手紧紧卡住腰说：“华主席十分关心开发柴达木的工作，今后，开发柴达木的大型机械和设备，会源源不断地运来，咱们救援列车在不影响出车的情况下，自己给自己加点担子，把卸大型设备的活包下来，大家看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大个子的一声大吼，象一瓢冷水突然倒进了开水锅里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。只见大个子拨开众人，挤到新来的救援列车主任跟前，两眼把新来主任上下细瞅了两遍，嗓子里象塞了团棉花，颤声说：“我是说，你这么干不行。”猛地，大个子掀起新来的主任的棉衣，露出了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。

大伙的眼光“嗖”地一齐射向那闪亮的东西，“啊，是一件不锈钢的背心。”

大个子强忍住眼泪说：“我刚才接到爸爸的信中说，七

六年，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，铁路局打砸抢出名的‘一只虎’带几个手持钢丝鞭子的人闯进了局救援列车主任办公室，说是有一部进口的大型印刷机超重，货场没有那么大的起重机，让徐主任下一条命令，命令局救援列车去把印刷机卸下来。徐主任心里划着问号，面前的这个‘一只虎’，今天怎么关心起卸车了，就说道：“卸印刷机着什么急？”‘一只虎’把眼一瞪：“当前的头等大事，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，我们要借民族画报社的这部印刷机，印战报，向中央的那个翻案总头子开炮！”听说‘一只虎’抢印刷机企图攻击污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，气得徐主任直抖，大声说：“铁路规章规定，救援列车除救援事故外，任何人不得使用！”‘一只虎’见徐主任口气挺硬，大吼道：“老东西！走资派的话你听了就办，我们红色革命派的指示，你竟敢对抗！来人，给我修理修理放放血！”立刻，徐主任被打翻在地，钢鞭抽，皮鞋踢，打断了他四根肋骨，折断的肋骨又穿透了肺。第二天，当我爸爸到医院去看他，徐主任挣扎着坐起来说：“一只虎”的这顿打，倒提醒了我一件事，那就是有朝一日，为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，祖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，遇到特大的超重货物卸不了车，可以请求局领导调咱们救援车的大蒸汽吊一用。今年，当他得知要开发柴达木，特要求领导调来了青海高原。”

“唉呀！我真混！”大个子的话，如同斧头剁碎了郝庆吉的心，他悔恨地用拳头捶着胸说：“是我踩着新主任的肩，蹬上了锅炉顶端，是我戴了新主任的手套，是我……”

新来的主任，走上前去，拉住郝庆吉的手说：“在这次卸大锅炉中，你是有贡献的。我替你在铁路医院挂了个号，